



又到瓜果飘香时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阳德鸿

不知不觉间，小区侧门处，又多了些挑担。红的樱桃，黄的枇杷，紫的葡萄，满眼都是。奇怪的是，今年买樱桃的特别多。

在我印象中，樱桃跟蓝莓一样，都过于娇小玲珑，中看不中吃，尤其樱桃，状如小丸，还有非吐不可的硬核，对我这种急性子来说，多少有点麻烦——远不如柑橘来得简便、实在。

但偏偏这种麻烦，在有些人那里，成为某种趣味。再加之绯红的面容、酸甜的口感、脆嫩的肉质，就颇惹人怜爱。据说在众多水果中，樱桃含铁量最高，补血养颜，养心益气，难怪尤受女性欢迎。

迄今品尝樱桃，不到十回，采摘樱桃，更是空白。向我发出邀约的，却并非女士，而是一位快“研究孙”毕业的大龄中年男。不知是出于寂寞文友的惺惺相惜，还是对“妙手摘春”的怦然心动，我当即表态次日即去。

看得出，文友对基层工作和乡村生活有着天然的亲近感。他谙熟迎龙的山山水水，如掌上观纹。他几乎不用导航，就一路畅行，灌进车里的和风，让人感觉驰骋在乡村音乐上。在他果断泊住车的刹那，我才反应过来——果园就在眼前。

据说这里叫龙顶寨，前两年有资本进入，搞起了农业园，是合作社的模式。村民土地流转后，就到合作社里务工，不但有了稳定收入，还学到一些技术和本领。

看得出，文友有些激动——这毕竟是他战斗过的地方。

巨浪似的大棚里，果然不同凡响，横平竖直地站着一排排樱桃树，大都齐肩高，枝叶蓬勃，肥大的绿叶间伸出一串串大红樱桃，状

若火把。说实话，平生第一次见着樱桃树，如此大规模地集结，更是开了眼界。那些饱满的樱桃，红得妖艳，红得惹人生津，想必香甜可人。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，刚一碰着，熟透的樱桃就三三两两地脱枝而坠。仿佛它们早已承受不起甜美的重量，只差一阵风或一种默许，就可以委身于人。

熟透的樱桃，一眼便知，肤色暗红、果肉松弛，轻轻一捏就流出汁来。而半熟的樱桃，红得冷艳，羞涩，捏一捏，还有着少不更事的硬度。分别摘一颗，送进嘴里，熟透的自带柔情蜜意，而半生熟的，则给你酸涩的婉拒。

此时，不由得想起少时读过的一句诗：“早熟的果子是可悲的，剩在枝头没人采的果子是可怜的。”很难说，哪一颗是早熟的，只要被及时发现，进入充满诚意的果篮，都是最好的归宿。熟得一触即落或随风而去，倒的确有些可怜。

我自认为得了些要领，直勾勾往深红处伸手，不料，熟的扑簌簌地往地上掉，半生不熟的却抓了一大把。投进嘴里，半天睁不开眼睛。文友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不要以为，果农是随随便便可以当的——跟采茶一样，不但要眼尖，还要心灵手巧。”在他的帮助下，我快速采满了两篮子。

他建议，换个品种再采。出了大棚，没走几分钟，就来到一个更为诱人的所在。大棚更大，樱桃更红，熊熊的火把燃出朵朵烈焰。哦，这就是素有“早春第一果”美誉的红妃樱桃，最大最甜的中国樱桃品种。

看着棚口的图文介绍，那鲜嫩欲滴的串串樱桃，让人手痒痒的。然而，进入棚里，压根不好下手，三五成群的游客正你来我往地拍着照。那些衣着休闲或妖娆的女子，依偎在红果绿间，对着镜头凝眸微笑，偶尔低眉，竟有点“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的些许惆怅。

好不容易得了手，走出园区，文友笑得很灿烂。原本以为，是我卖力地采

摘——只差搭着凳子往樱桃树下狂吃半天——给足了他情绪价值，不料他是想逛我去另一个地方。

清油农社，一个由南岸供销社建设的园区。远远看见，大片的田野平畴被整齐地划出格子，三三两两的寨子、民宿和原生农舍，有着恰到好处距离。行走于田间水泥路，山坡上斗大的标语格外醒目，两侧化整为零的菜畦、油菜田，在湿漉漉的氤氲中，散发着久违的奇香气。那是油菜籽要进发前，躬身已久的油菜秆阴暗部分略带腐败的气息。

因为它唤起了早年的乡村记忆，我忍不住驻足观望。再早一个月，这里必定是一片金黄。油菜花一旦成了规模，那就是无与伦比的大地艺术。

错过了大片油菜花，却逢着丝丝缕缕的旧年印记，还有那满路野生的格桑花，让我心生感动。很多奇花异草，从来都安不下名，但却真实见过。就像很多人碰着我，说人和名字对不上号，错愕缘于过于平凡。

在恍若隔世的田间行走，我无需自觉，总有一阵和风、一种说不清是什么样的气味，唤醒沉睡在我心中的乡下少年。

在转弯抹拐地走过农舍、凉亭、电商驿站后，我们在几幅宣传画的照耀下，向一间略显谦逊的团建中心走去。在小湖上，有一间颇具古风的亭台，里面安放着一张大圆桌。桌上早已摆好了茶水和瓜果。坐在任何一把椅子上，都可以透过栏杆，看到逶迤的山峦、大片的果林和田野。

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”此情此景，没有谁比我更懂孟浩然了。

文友照例以开车为由滴酒不沾，却硬让我喝上几口。如此美景美食，不饮上两盅果酒，还真说不过去。

曾在广阳、峡口品过枇杷酒，这里嘛，自然是樱桃酒了。朋友说樱桃是最佳泡酒水果之一，口感远胜葡萄酒。

品，果然，甘甜、醇香，含在口间数秒再吞，更是妙极。

不知哪位诗人说过：“握着酒杯上路，是另一种飞翔。”酒杯是不必握了，踉跄出亭时，我已然飞起来。

文友难得雅兴，说：“再去几家私人农庄转转，枇杷、葡萄、草莓、西瓜、桑椹，什么都有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最好举目望去，桃李满天下。”

他说：“别油，已经出了清油洞村了！”回头一望，那间容我们放旷的“醉翁亭”，在天地间已经越来越小了，直到成为记忆中的一个斑点。

恍惚间，似有鼾声响起。我脖子一歪，就沉入了阵阵果香。

索玛花开螺髻山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隆海

暮春时节，来到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，听彝族导游阿依说：“蓝天上最美丽的是金色的太阳，夜空上最美丽的是圆圆的月亮，春天里最美丽的是明艳的索玛花。”阿依解释道，传说彝人的先祖跨过高山雪原，走过崇山峻岭，来到大凉山，他们看到漫山遍野的索玛花，齐声说道：“索玛薇薇。”于是停下脚步，在此扎根繁衍生息，并将这里视为圣地。彝语称杜鹃花为“索玛花”，彝家的迎客之花。

索玛花就是杜鹃花。“杜鹃花海”是位于凉山彝区的螺髻山最令游客钟情的景物。有“古冰川博物馆”之美誉的螺髻山，生长着三十余种杜鹃花。

高海拔地区的春天总是来得稍晚一点。春日的风从远方一次又一次地吹来，唤醒在白雪与冻土中沉睡的生机。螺髻山中低海拔的丛林山谷，一种叫“爆仗花”的杜鹃花，从筒状的花蕾中爆绽出红红的花

瓣，为冰雪中的螺髻山带来新春的讯息。春意渐浓，粉红色、淡紫红色、白色的腋花杜鹃从灌木丛草地冒出来，花朵细小的碎米花杜鹃也从松林下探出淡红色、粉红色的花骨朵，锈叶杜鹃在山坡灌木丛这边一树、那边一丛放肆地绽放，花色在白色、淡红、淡紫、玫瑰红之间任意切换，在一片片杂木林、松林中点染出一片斑斓的春山。从仲春到盛夏，延至初秋，由低海拔到高海拔，杜鹃花在暗绿褐色的松林冷杉之间此起彼伏、竞相绽放，或红或白，或黄或紫，繁花似锦，争妍斗艳，斑斓绚烂，美轮美奂，激情演绎山花烂漫的意境，把偌大的螺髻山装扮得摇曳多姿、风情万种。

身材弱小的柔毛杜鹃，常常在低矮的山坡灌木丛或松林下，默默地开出淡粉色、粉红色的花朵。在开阔岩坡、高山草地、杜鹃灌丛，低矮的粉紫杜鹃亲密无间地拥挤在一块，犹如一张张淡紫色的垫毯，紧贴在螺髻山上。在这个海拔以上的山坡灌木丛、高山岩坡、沼泽草甸，则是光亮杜鹃、樱草杜鹃、暗叶杜鹃、腋花杜鹃中意的栖身之地，它们随意聚散，亲亲热热，形成一片片密密匝匝的杜鹃矮林。

大王杜鹃是螺髻山杜鹃花的极品珍

品。暮春到仲夏，山坡林中道旁时常可以看见大王杜鹃高大的身影，树干粗硕，树皮紫红，树根虬曲，树叶大小和形状同五星枇杷叶，大王杜鹃花冠呈管状钟形，粉红色、蔷薇色，基部散布深红色的斑点，花朵大如盛开的洛阳牡丹。

螺髻山杜鹃的高个子方阵中，除大王杜鹃外，还有繁花杜鹃、露珠杜鹃、乳黄杜鹃、大白杜鹃等，繁花杜鹃最高可以长到十余米，堪称螺髻山杜鹃之冠。远远望去，它那高大挺拔的树形，那淡粉色、粉红色、淡紫色的花色，以及钟形的花朵，总能在高山密林之中脱颖而出，进入你的眼帘，让你赏心悦目。

螺髻山一部分位于普格县境内。螺髻山还有一种以当地地名命名的普格杜鹃。普格杜鹃叶阔花大，树形高大，叶片一面呈纯黄锈色，粉红色、淡粉色的钟形花冠，最具特色的是花基、子房、花柱密密麻麻长满短短的白色柔毛，有一种丝绸绢帛的质感，每当雨丝飘过或晨雾袭来，晶莹的水珠粘在柔嫩的花瓣和花蕊上，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。

螺髻山杜鹃花色以粉红、白色、紫色为主，黄色是杜鹃花中的小众花色。暮春之际，在低山灌木林中，黄花杜鹃嫩黄玉般的花朵格外炫目，细长优雅的花蕊迎风摇曳。而乳黄杜鹃则生长在

高山密林中，乳黄色、淡黄色的钟形花冠，花蕊短小，显得精致内敛。在一处蓝色海子边的冷杉林下，我们还看见生长着几株白碗杜鹃，一树树花朵宛若小碗，又像小蝶的乳白色和粉红色杜鹃花，在椭圆形绿叶衬托下，十分耀眼。

螺髻山海口梁子的红棕杜鹃林，无疑是螺髻山最壮观的杜鹃花海，被誉为“凉山的灵魂之花”。每当暮春初夏，在云天之地，那些淡粉紫色、紫红色、玫瑰红色、淡红色以及白色的杜鹃花烂漫恣情绽放成连绵数十公里的花山花海，一片接着一片，一山连绵一山，那随风飘散迷离梦幻的幽幽花香，那高原上的阳光、蓝天、白云以及残存的白雪，那一望无际的雪山草甸上悠闲的牦牛和羊群，那徜徉花海健硕的彝族帅哥和热情火辣彝族美女……

那高原牧场的辽阔雄奇与野性活力撩拨着人们的念想，引来络绎不绝的追风逐云的游客，香气芬馥的紫红杜鹃林成为无数人憧憬和向往的美景。

著名彝族诗人偶伍拉且深情写道：“索玛花盛开的日子/来到山坡上/花的芬芳/浸透我们的肌肤/浸透我们的呼吸/芳香着我们的五脏六腑/索玛花年年都会盛开/我们年年都来/让目光辽阔地展开/让缤纷的色彩/把目光/染得色彩缤纷……”

“满树如娇浪漫红，万枝丹彩灼春融”。螺髻山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用缤纷的色彩，把旅人的目光染得色彩缤纷。索玛花开螺髻山，那是无数人永远的诗与远方。

